食事

又闻菜脯香

□骆明凤

今年秋分过后,我陪母亲下地翻土、撒籽、浇水,一畦白萝卜就这样种了下去。转眼又到了立冬时节,周末回家吃饭,我才知道那些白萝卜已经成熟了。

隔天一大早,我扛着锄头往菜园去,打算给母亲搭把手。地里的白萝卜长势喜人,绿色的萝卜缨子铺满一地,叶子边缘带着深深浅浅的锯齿,直接抓有些扎手。见我想用锄头将土刨松再拔萝卜,母亲赶紧支了一招,说不必大动干戈刨整块土,一手攥紧萝卜缨子,一手顺着萝卜根部轻轻晃一晃,土松了,顺势往上一提,整根萝卜就能完整拔出来,也不容易断。我照着母亲说的方法一试,果然很快将一根圆滚滚的白萝卜顺利拔出来。渐渐掌握技巧,我拔萝卜的速度变快了,身边的竹筐也被塞得满满当当。

一大筐白萝卜带回家,母亲照旧挑出几颗做菜尝鲜,剩下那些则腌成咸菜保存。她做的白萝卜咸菜有两种,一种花的时间短,只需将白萝卜洗净后切片,摊开稍微晾干,再加盐、白糖和米醋调味,之后腌制几个钟头就可以品尝。它的做法更像凉拌小菜,刚做好时吃起来酸甜脆爽,放久了口感会变得差一些。

另一种腌菜方法比较费时费工,做出来的咸菜却能保存更长时间,也就是本地人常说的"菜脯"。母亲总是将洗净的白萝卜带皮切成条状,再铺在竹篾上晾晒,还得白天晒、傍晚收,以免白萝卜沾了露水。等萝卜条的颜色由白转黄,质地变软,表面也发皱了,母亲又会把细盐均匀地涂抹在白萝卜条上,反复揉搓几遍,等盐分被充分吸收了,萝卜条再次渗出水,还得再拿出去继续晾晒。这样的步骤重复几次,萝卜的质地变得柔韧且不出水了,才能将它们一层一层地码进陶罐里,母亲常说这个步骤虽然烦琐,却能让做出来的菜脯回甘不发苦,一定不能图省事应付了事。每码一层萝卜条,母亲还要撒一层盐,最后盖上盖子,再放一块石头压实。

往往半个月过去,打开盖子,一股浓烈的、咸中带香的气味便会扑鼻而来。再看那些萝卜条,早已变成黄褐色,表面还泛着一层琥珀色的光泽。虽然母亲常说腌菜脯要有耐心,若能等上两个月,吃起来味道更好,可我每次都忍不住,只要罐子打开了,肯定先拿筷子夹出一条菜脯尝鲜。

就像现在我每次离开家都要捎上几样母亲做的小菜,以前寄宿在学校,每周返校的行囊里,也一定会装一罐母亲做的菜脯。那时的零用钱很少,每次晚自习结束后嘴馋了,我就打开罐子,夹一小块菜脯放进嘴里嚼一嚼,那滋味咸香中带着一丝甜味,不比零食的味道差。同宿舍的同学闻到香味也馋了,便拿出自己从家里带来的糖果、饼干跟我交换,有时换的频率高了,一罐菜脯很快就见底了。后来聚会聊起当时的情景,我还打趣说母亲做的菜脯是宿舍里的紧俏好物。

除了当咸菜配稀饭,菜脯还是百搭的食材,我最爱吃的一道菜是菜脯炒蛋,它也是不少泉州人熟悉的童年味道。这道菜的做法很简单,只需将菜脯切成丁,下锅煸出香味,再加入打散的鸡蛋液拌炒,出锅后趁热吃,我总能多添一碗饭。每年补冬时烹煮肉菜,母亲会撒一些切碎的菜脯当调料,说是比加盐更能提味,煮出来的肉更香。后来,我经常按照母亲教的这种方法,炖肉加几块菜脯,即使厨艺不如母亲,这样做出来的肉菜也能尝到几分家的味道。

现在,尽管超市、菜市场里随处可以买到现成的菜脯,有散装的,还有入罐的,口味也有更多选择,但母亲仍然习惯在入秋时自己种一畦白萝卜,再自己动手腌制几罐"亲情牌"菜脯。在她看来,自己种的菜、亲手腌的菜脯,味道更地道,把它分享给亲朋好友,一份实在的心意才能跟着传递出去。

每日佳句

人生的行囊里,烦恼背得少一些,才能装进更多快乐;卸下昨日的遗憾与烦恼,才能走更远的路。



主办单位:中共泉州市委宣传部 泉州市文旅局 泉州晚报社
中共洛江区委 洛江区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中共洛江区委宣传部 洛江区文体旅游局
洛江区文联

众生

三角梅开胜春花

□刘传福

秋去冬来,院子里的三角梅又开花了,我赶紧拍几张照片发到微信家庭群里,让家人们都来欣赏它的美。

照片中三角梅的主干长得十分粗壮,枝蔓上的绿叶却成了陪衬,此时更显眼的是一串串紫红色的花。一些枝条耐不住寂寞,已经悄悄爬上墙,其中一条还伸向墙外。时而一阵风吹过,枝头的几簇花轻轻晃动,好似一群停在枝上不肯离开的紫蝴蝶。

之前刚搬进新家,我总觉得院子里空荡荡的,缺了一些植物的点缀。于是我抽空去了一趟花卉市场,挑挑拣拣,才最终选中了一株三角梅。听花店老板说这种花好养活,尤其是在温暖的南方城市栽种,只需按时浇水,晒足太阳,就能年年开出漂亮的花。我当下信心满满,觉得将它种在自家院子里,肯定很快长得枝繁叶茂,说不定枝蔓还能铺满半面院墙。

没想到的是,这株植物的生长速度并不快,一度还蔫蔫的,新芽迟迟冒不出来,看着毫无生气。直到去年入秋后,三角梅才慢慢抽出新枝、吐出嫩芽,枝蔓也渐渐变长。转眼到了深秋,枝头接连冒出一簇簇紫红的花苞,呈三角状的花瓣向外伸展,甚是漂亮。记得一位喜欢养花的朋友说过,我们平常看见的并不是三角梅真正的花瓣,而是苞片,真正的花通常藏在苞片中间,它们细细小小的,不仔细看很难发现。我凑近观察一番,果真如此,只见小小的花朵藏在苞片之间,嫩黄细碎,安静地簇拥着,不与艳紫争风头。

几周后迎来一次大降温,三角梅的花慢慢收拢,苞片也飘落一地,我遗憾花期就这样结束了,没想到一周过后,它的枝头又开出一些红花,还引来了纷飞的蝴蝶和采蜜的蜜蜂,院子也添了几分灵气。本以为三角梅只是怕低温,谁知隔年夏天,高温来袭,三角梅的枝叶开始发蔫卷曲,叶片也被晒得发干发白,看起来奄奄一息。我赶紧上网查找养护的办法,又去买回遮阳网将它的枝叶盖好,这才稳住长势。之后我定时补水,避开正午暴晒,这株三角梅总算慢慢恢复生机,重新舒展枝叶。

如今,这株三角梅年年按时盛放,也成了女儿观察写作的素材。有时趁周末在家休息,我便陪着女儿去院子里近距离观察植物,再跟她讲讲三角梅的特点和生长习性,启发她留心身边草木的变化,学会把看见的细节写入文章中。后来,女儿写了一篇名为《我家的三角梅》的观察作文,还获得了老师的表扬。或许是这株开花不断的三角梅带给女儿不少灵感,她对写作多了几分兴趣,不再觉得动笔是件难事。我感慨这株植物的作用不少,不光把院子装点得热热闹闹,还悄悄给女儿打开了一扇观察生活的"小窗",以前的她写作文总咬着笔头不知道写什么,现在则愿意主动蹲下来细看花草,随手记下看到的变化,慢慢懂得生活里处处都是可写的内容。


(CFP 图)

写到这里,几句诗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三角梅开胜春花,火红一片映朝霞。世间何物能相敌,独占芳华无等差。"这恰好可以表达我对三角梅的那份喜欢,这花不挑地方,不怕折腾,能熬过低温、扛过酷暑,一到时节便如期绽放,看它舒展的模样,心情也跟着松弛沉静下来。都说人养花,花也养人,一方小院里有这样一树繁花相伴,看花开花落,陪孩子慢慢感知自然,平淡的日子也增添了不少欢喜与乐趣。

天伦

无言的灯火

□李勇龙

年岁渐长,我和父亲之间的话,变得越来越少了,小时候总黏着他的模样,也早已被岁月悄悄冲淡。有时共处一室,我们父子俩没有刻意的寒暄,也没有掏心的交谈,大多时候连日常的问候都变得简短。

可父亲嘴上从来不说,行动里却处处藏着爱的影子。每次我加班到深夜,回到家一推开门,玄关的灯还亮着,是父亲留的,光线柔柔地罩着入门那一小块地方。那盏灯不亮,却刚好能照亮我放鞋和钥匙的柜子。

走进客厅,看到的场景也很熟悉:父亲坐在沙发上,双手十指相扣放在肚子上,头一点一点地打着盹儿。电视还开着,音量却调得很低,只要智能门锁的提示音响起,父亲便立马睁开眼,下意识地嘟囔一句"回来了"。接着,他又会抬手指一指厨房的方向,说汤还温着,让我赶紧去喝。之后不等我回答,父亲便自顾自地转身走回房,他从不多问我怎么这么晚回家,也不说自己等了多久。

泉州十一月的气温时高时低,我只要觉得热,就会把空调打开,图个凉快。父亲不喜欢吹空调,即使觉得热也只是摇着蒲扇降温,或是坐在窗边吹吹风。可自从搬来与我同住,父亲不再坚持这些习惯,只要我想开空调,他从不反对。有时见我不敢把度数调低,热得直扇风,他还会默默把温度按低两度,自己再去披上一件薄外套。

有时怕我上班回来觉得屋里闷热,父亲又会提前打开空调降温,仿佛是要把满屋的燥热都替我赶走了才安心。几次劝说父亲不必迁就我,他也不解释自己的用意,只是"嗯"一声当作回应,然后继续看他手中的书。可下一次天气热的时候,我回到家推开门,屋里照旧是凉丝丝的,抬头一瞧,空调早就开着,温度正好停在我习惯的那一档。

回头细数过往的点滴,我也会懊恼自己的迟钝,总觉得那些年父亲为我留的灯、温的汤、提前开好的空调,我全都照单收下,却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对他说过。其实,我和父亲的性格很像,心里明明揣着一团对彼此滚烫的惦记,到了嘴边却都化成了一声不吭。表达关心的方式总是别扭又笨拙,好像谁先开口说了软话,就输了似的。但这哪里是父子之间无声的"较量"?这分明是两座都不会说话的山,地面上各自挺拔,互不低头,遥遥相望,可地底下的根早都紧紧缠在一起,血脉相连,心意相通。

后来,我有了孩子,才开始学着父亲的样子,也把关心藏进行动里。晚上孩子睡下后,我会去他房间看一眼被子有没有踢开,书包有没有收拾好;在孩子喊热之前,悄悄把空调温度调低一些;出门时默默帮孩子备好水杯、手帕、薄外套等用品。我终于明白了父亲的爱就是这样,它从不挂在嘴上,而是藏在一件件细碎小事里,落在一天又一天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日子里。于是,我不再把关心都憋在心里,而是试着从一件件小事里回应父亲,有时是天凉了给他添一件厚外套,看到他常用的蒲扇旧了,便悄悄换把新的,有时还会故意提高音量夸一句"爸,您炖的汤真好喝"。久而久之,父亲嘴上还是只会"嗯"一声,但我能看出来,他听进去了,心里也高兴。现在,我们依旧会坐在客厅里各做各的事,父亲喝他的茶,我刷我的手机,没有太多言语交流,可这份安静里,却多了一种彼此都懂的踏实和亲近。

又是一个加班日,此刻的我看着窗外夜色深沉,柔和的月光洒在窗棂上,心想一会回到家,玄关的那盏灯一定还亮着,让人一进门就能卸下一身的疲惫。那抹光不刺眼,却足够暖,就像父亲一样,从不说什么,却始终在那里等着我,让我感到心安。

乡情

一溪流水忆渡头

□李桂斌

回老家途经那座旧桥,我随手按下相机的快门,也定格下了这条盛满我童年回忆的溪流。

我小时候常跑到溪边玩耍,却不知它的名字,有次好奇地打听这里的溪水流向何处?才从阿嬤口中得知这条溪叫作"蓝溪",离我家不远的那处古渡口,名为"溪后渡"。阿嬤还讲起一段往事,原来这里的溪水从湖头一路流向泉州,村里人便借这条溪水通商,阿公年轻时就经常撑竹排运货赴泉州售卖。当时水路难行,每次估摸着阿公快回来了,阿嬤便会到渡口边张望,远远看见竹排上的熟悉身影,她悬着的心才终于落下。

我家过去并不住在溪边,而是紧挨着一处河道。因为过去每逢汛期,河水会变得湍急,时常卷走禽畜、草木与杂物,有次连老房子都冲毁了,无奈之下,全家才选择迁居到蓝溪的上游。如今,从我家门口往左拐,还能看见一条蜿蜒向下的石阶梯,石阶尽头连接的溪岸,也被乡亲们唤作"渡船头"。

年少时放学归家,我经常放下书包,便揣着一本连环画跑去渡船头,然后坐在石阶旁的老树下慢慢翻阅。那时溪上有一座桥,可是离渡船头很远,村里人平时想要过溪,仍会选择渡船。在这里讨生活的船夫只有一位,他的年纪和阿嬤差不多大,时常穿着打满补丁的灰布对襟短衫与深色旧布裤,他的木船不小,一趟可以载三十多人过溪。没有人需要渡溪时,老船夫便坐在船头休息,有时发现调皮的孩子在岸边伸手推船,他还会扬起手里的长竹篙,佯装警告。那些孩子也不害怕,撒手躲开后还挤眉弄眼地扮鬼脸,船夫见状又会忍不住笑骂几句。那些话语飘散在风里,早已记不得了,可多年后再回想,我依旧觉得那个画面清晰鲜活。

过去,渡船头从早到晚都很热闹,白天,住在附近的乡亲们会沿着石阶走到溪边,浣洗衣物或是打水去浇灌菜地。傍晚劳作归来,有些人还会在溪边坐着歇歇脚,或是用溪水清洗农具,若是遇见熟人,便站在石阶上聊几句。

溪水并不总是温顺,毕竟渡船头一带是整条溪最深的水域,暗流和漩涡不少。大人们会反复叮嘱自家孩子,切记不能独自在渡船头戏水,若是一不留神脚下打滑跌落水中,就会被急流裹挟带走。我一直将这个提醒牢记在心,即使后来个子长高了,也不敢一个人下水,更不敢到溪中游泳。只有趁天气不冷的时候,我才会坐在溪岸边的青石上,将脚浸入水中,不时还会引来小鱼轻啄脚趾。

20世纪90年代,渡船头附近又建起一座新桥,乡亲们过溪方便许多,靠船渡溪的人逐渐变少,老船夫不再来摆渡,往日热闹的渡口也变得冷清了。后来,自行车渐渐普及,新桥上车来人往,人声、车铃声交织在一起,好不热闹。反观渡船头不再喧闹,平时只有三三两两的老人来这里乘凉、聊天,溪边的石阶缝里也长出了不少杂草。

回到家,我又打开那张照片,孩子们凑过来,指着显示屏上的溪面、石阶和老树叽叽喳喳地问个不停,那样子和我儿时如出一辙。我看着照片里的溪流,慢慢地跟孩子们说起那些藏在老渡口的往事,心里既有些怅然,又觉得温暖。虽然渡船头已不是过去的模样,可溪流还在,流水年年向前,只要站在溪边,风声水声一响,那些远去的人和故事,又会浮上心头,让人觉得时光并没有走远,而是换了一种方式,静静地流在这条溪里。

顺济桥断想

□周分鸿

接近一座桥需要
动用八百年的目光
泉州郡守邹应龙一声令下
数以万计南宋的石头扑通入水
在滚滚晋水中托起一座石桥

一座顺应民意、济世苍生的桥
破解古城困局,南北变通途
打通与晋江南岸的水陆运输堵点
为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站在历史的桥头
桥下江水滔滔昼夜不息
桥上车马行人熙熙攘攘
雄镇天南守护一方水土
顺济宫的香火庇佑盛世繁华
商舶货物云集,市井十洲人

仰望一座桥,需是一叶扁舟
船形桥墩、中流砥柱
在白浪掀天中站稳脚跟
石梁凌空飞渡,连接两岸

刻在骨子里的命总是相似
石桥饱经千百年风雨,老了
大半个身子归隐水中
接受江水的抚慰
而残存的断桥像江边的钓者
每天钓起探寻世遗海丝的目光

扫描二维码
关注诗会动态

茶余饭后

初冬的"味道"

●**芥菜回甘**:芥菜耐冷,入冬后被霜"打"过的滋味更加清甜。泉州人也常将这种蔬菜进行腌制,作为配粥下饭的小菜,滋味醇厚。例如宋·苏轼《撷菜》中所写:"秋来霜露满东园,芦菔生儿芥有孙。"

●**橘香袭人**:初冬到来,蜜橘成熟,永春、南安果园多有栽种这种水果,剥开果皮,清新香气一下子就溢出来了。例如宋·苏轼《浣溪沙·咏橘》中所写:"香雾噀人惊半破,清泉流齿怯初尝。"

●**新酒醇香**:闽南初冬有酿米酒的习俗,新酒初成,酒香清醇,适合温酒待客。例如宋·刘克庄《初冬》中所写:"叶浮嫩绿酒初熟,橙切香黄蟹正肥。"

●**香橼含馥**:入冬后,香橼果实渐渐成熟,在闽南地区,人们常将这种果实置于案头,让其温润香气在屋内飘散。例如宋·宋祁《草木杂咏五首·其三·橼》中所写:"味虽不常御,香能破酲恶。"